

史學叢書



十
兩
三
錢
國
印
山
中
二
三
此
錢
舊
三
國
志
考
證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古人以陳承祚三國志與班范前後漢書並稱三史蓋承祚之

三國志旁證卷一

書簡質有法實良史才遠裴世期受詔作注復爲增廣異聞掇

摭繁富於是講求史學者訂訛攷異益究心焉惟承祚之書間

有據循而世期注徵引太博亦不免蕪雜之病且傳寫刊刻脫

誤淆亂歲多百餘年來長洲何氏焯陳氏景雲仁和杭氏世駿

趙氏一清嘉定王氏鳴盛錢氏大昕大昭陽湖洪氏亮吉飴孫

吳江潘氏眉吳沈氏欽韓番禹侯氏康或勘誤或補闕攷證精

密讀史者咸引以爲助然空逞議論者往往泛作史評不能實

事求是其有摘錄某句某條爲之參稽徵據者又未綜全書首

尾貫穿鉤攷長樂梁莊鄰先生熟精乙部於陳書裴注積數十

年之力研求獨深乃搜采羣籍一一疏通證明卽近人著述亦

掇拾靡遺去其疑而存其信於輿地辨析尤審成三國志旁證

三十卷不沿襲宋人褒貶空譏而於詳略之間默寓尊蜀抑魏
之指此則兼才學識三長不減三劉之於兩漢書吳績之於五
代史非僅以博洽見稱而已先生歸道山之次年長君吉甫亟
謀剞劂因蓀曩耆習聞緒論屬爲懇敬識其緣起如此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三月海甯楊文蓀謹序

祖

則容有合於春秋也

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操爲中常侍大長
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

祖

紀文達師曰此談沿史記周秦不紀之例不託始於魏文而
託始於曹操實不及魏書敘紀之得體所謂可已而不已者
也按史通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跡參
王者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當途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
加人望不恤故長志所錄無異匹夫膺寧其人直云皇之祖
考而已陳氏直筆賴子玄而著也潘滔曰班史帝紀不書

太祖武皇帝

長樂梁章鉅撰

會稽典錄

華陽國志

王範交廣

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夏侯尚爲一卷是其

康八王隱文廣記荀綽九州記

字彥骨勸之兄也晉下邳

年上王隱文廣記荀綽九州記

不詳撰人異物志

後漢書節

太守有冀州記

氏則謂嵩爲夏侯氏之子者故國傳蜀益不足之姑蘇之

陽記

不詳撰人異物志

後漢書節

陸氏異林

字彥骨勸之兄也晉下邳

葛洪神仙傳應璩書林

字林

山濤啟事

字正

衛恆四體書

荀氏家傳袁氏世紀

廬江何氏家傳

會稽鄧氏家傳傅暢裴

氏家記庾氏孫氏阮氏嵇氏孔氏劉氏陳氏王氏郭氏諸葛

氏崔氏之譜鄭玄荀彧

禪衡邴原吳質劉廙任嘏王弼

何邵作傳

華佗管輅

弟辰作傳

趙雲費禕皮翻諸葛恪荀勗

程曉潘岳潘尼孫惠臯

盧諶機雲之別傳

王朗家傳陸氏世頌

嵩氏祠堂像質高貴鄉公陳思王王朗諸葛亮傅咸姚信張

超之集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家無涉者不在數內

入騰父節字元偉

按陳留王紀云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使使持節追

謚夫人爲獻穆皇后後漢書皇后紀云獻穆曹皇后諱節魏

公曹操之中女也若騰父名節操不應復以名其女矣藝文

類聚卷九十四獄部引續漢書曹騰父萌節萌字形相近或

本作萌而誤作節歟

注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頌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

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

隋書經籍志魏晉世語十卷晉書接要十卷又兵法要論七卷又兵法接要

志於帝紀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於列傳則以夏侯惇夏侯

子稱司空氣非雲非煙非之形似禽獸客吉主人忌又御覽

十一引魏武兵書接要云大軍將行雨濡衣冠是謂灑兵其師有慶三軍將行其旗勢然若雨是謂天露三軍失徒將軍雨甚是謂浴屍先陣者敗亡蓋多占驗語也

注造五色旆

何焯曰棒應改培依廣韻注也

徵拜議郎注魏書曰太祖從妹天灘侯宋奇破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

按宋奇之封不見於後漢書能方補表亦失載考後漢書后紀靈帝宋皇后父鄧封不其鄉侯光和元年后廢鄧父子並被誅則灘侯必宋皇后兄弟行也

又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

侯康曰後漢書劉陶傳光和五年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云云通鑑考異曰耽時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云太祖上言切諫不云與耽同是溫公不取范史而取魏書也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

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籍於是奏免其八

殿本考證云魏武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令操先在濟南後徵爲都尉此拜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敘爲正

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縣此餘字衍按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引奏免其八下有九字是也此誤脫

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

杭世駿曰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琅邪順王容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于帝操以此德貌接舉雖不就東郡當時猶以此稱之也

注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太平寰宇記卷十二引魏略曰太祖于譙東十五里澤中築起精舍讀書射獵閉絕賓客卽謂之譙東水經陰溝水注云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廩側隍臨水

徵太祖爲典軍校尉

趙一清曰此西園八校尉之一見後漢書靈帝紀杭世駿曰操別傳云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擊之操得脫身亡走篴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臥養足創八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求操者多裸開帳叱之皆大喜始悟是操

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魯太后

黃恩彤曰何皇后進之女弟也何皇后生皇子辨王貴人生

皇子協靈帝以辨輕佻欲立協屬黃門蹇碩輔之帝崩碩謀誅進而立協不果辨旣卽位何后臨朝進以銜碩之故謀惑宦官與陳蕃竇武事同情異以忠私之分也藉國事以快私

讐鮮有不敗者況如進之優游竟斷哉

卓表太祖爲騎騎校尉

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宋書百官志驍騎材官別有營趙一清曰此時無驍騎將軍

尉典營兵也其後乃置驍騎將軍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

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

太祖手刃擊殺數人又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儒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又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懷愴曰寃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按此二書所傳大同小異末一條近是負人負我二語遂爲

千古口實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八引梁祚魏國統云初

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

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

始起兵於己吾

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己吾水經陰溝水注云陳留風俗

傳曰縣故宋也雖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寃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鴈臘之命以嘉名

曰己吾

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

王嘉拾遺記云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唯覺耳中風聲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溼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注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累於四海吾等合大眾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

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何焯曰是時魏武以兵少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劉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爲行在所故曰西向

注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徐璆傳注舉璽向肘者乃是袁術逼奪孫堅妻之物魏武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其事爲有徵今以弟移作兄陳承祚之疏也

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

後漢書郡國志云壽張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光武改壽張故屬東郡水經汶水注云汶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逕爲澤者鮑信戰死於此

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二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

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何焯曰魏武之強自此始

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邱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太平寰宇記卷一云黑山去封邱縣北三里魏志初平四年

袁術引軍屯於封邱黑山者矣 曹學佺名勝志云黑山卽墨山在淇縣西北五十里墨子昔居此山

術走襄邑追到太壽

趙一清曰太壽不見於兩漢志大約在寢陵襄邑之間詳夏

侯惇傳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

亂避難琅琊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

水經泗水注云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睢陵夏

邱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於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爲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

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人

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

後漢書郡國志云東平國故梁景帝別爲濟東國宣帝爲東

平國屬縣亢父又章帝分東平爲任城國亢父屬任城 顧

祖禹曰亢父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本齊地戰國策蘇秦曰

秦之攻齊也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

不得方軌馬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得過謂此也

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

注袁暉獻帝春秋曰

隋書經籍志獻帝春秋十卷袁暉撰

乙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

顧祖禹曰濟陰城本定陶縣地或曰漢濟陰郡亦治此世謂之左城以在左山南也後魏謂之孝昌城 沈欽韓曰退保南城或即此處

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

按初平三年鮑信已與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蓋彼時但權領之耳至是乃奉天子命爲眞也

建安元年太祖將迎天子又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

後漢書董卓傳董承患韓暹亂政潛召操此又言董承拒曹洪二文不同何也

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云後漢獻帝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

侯曹操業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截黃巾爲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能否今以操爲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襲父費亭侯爵並印綬符策

奉別屯梁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梁縣臣瓚曰此梁是周之小邑見於春秋全祖望曰蓋即指楚人侵梁及霍之梁在穀國爲南梁地近汝水之旁

獻帝紀曰

隋書經籍志靈獻二帝紀二卷漢侍中劉文撰

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轂轂而東

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詒後漢書郡國志注獻帝徙都改許昌案此非也許昌以魏黃初二年改後漢書董卓傳引獻

帝春秋云車駕出洛陽自轂轂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

騎既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狹中大敗之

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

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注引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卿水經陰溝水注云渴水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北魏武王封於此終以武平華夏矣

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云嘗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間拾摭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

注侍中太史令王立

趙一清曰王立卽初平四年奏曰蝕無變爲賈誼所劾者宋

書符瑞志有太史令王昱豈卽其人歟史通亦是王立

冬十月公征奉

姜農英曰前此無專官故稱太祖至此始改稱公何焯曰

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於是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十
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沈欽韓曰大將軍位在丞相下霍光奏廢昌邑王次于丞相

楊敞之下後漢書竇憲傳云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自後梁冀又加殊禮增高第據屬舉高第茂才官屬倍于三公沿習已久故紹爲

太尉猶恥其班在下也後漢書獻帝紀云曹操自爲司空

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聽

是歲用聚祇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後漢書百官志注云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一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晉書傅玄傳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

注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殲盡餓魂餓鬼不可勝言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爲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莫妖邪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旣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

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注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又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

公故免而昂遇害

按張繡傳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濟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太祖南征軍消水繡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意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此與紀所載微有不同趙一清曰昂字子脩卽豐愍王有傳太祖之弟無聞東平靈王徵傳云奉叔父朗陵哀侯後樊安公均傳云奉叔父荀恭公彬後不知二人誰是安民之父也

注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觀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後漢書伏皇后紀云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杖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

趙一清曰祭酒之稱周末有之史記荀卿三爲祭酒是也軍師祭酒本漢官見漢書鄧禹傳曹公以建安元年拜司空故於三年置軍師祭酒然考之諸臣傳中無全稱軍師祭酒者

荀攸爲軍師在建安三年以前無論矣後此郭嘉爲司空軍祭酒無師字勸進脫董昭結銜爲軍師祭酒而昭傳云拜司

空軍祭酒則知嘉亦軍師祭酒也又賤以荀攸爲中軍師領蘇爲前軍師涼茂爲左軍師毛玠爲右軍師征孫權表華歆爲軍師而非祭酒也至王粲陳琳阮瑀路粹號軍謀祭酒皆記室之任也而杜夔則以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其任益輕到楨荀緯爲軍謀掾並軍謀之屬官也想因軍師名位太尊故降而稱軍謀邪六朝時有軍諮祭酒蓋卽軍謀之易名耳

三月公圍張繡於穰

水經湍水注云滿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二年曹公收張繡之所築也

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

水經湍水注云涅水逕安眾縣竭而爲隙謂之安眾港魏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過吾歸師逼我死地蓋於二水之間以爲沿涉之艱阻也

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

錢大昕曰臧霸傳太祖禽呂布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是東莞亦此時所置也昌慮郡建安十一年省入東海利城郡未審何時并省黃初六年利城郡兵

禁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則魏初尚有之

注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誣之公曰當今天下士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

君民人懷快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
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
間爲庸人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羣情以安如
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

按王士禎詠史詩云太息王髦劍前年殺孔融曾言赦雍齒
地下愧袁公此詩明言殺孔融實誣殺楊脩也九曜齋筆記
云操妬才嫉能孔融楊脩世有大小兒之目而操皆除之詩
意蓋謂往年誅楊脩前年誅孔融誅殺之無已也曹操之對

袁以雍齒爲解乃融見殺而彪幾濱於死脩卒不免於刑戮
脩死才逾百日而操亦卒使死者有知果何以見袁公於地
下乎

以其眾屬袁紹屯射犬

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野王有射犬聚顧祖禹曰射犬城在
故武德縣北

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
番虜曰繆當爲穆文選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薛洪穆向聞
城就化字作穆李善注穆音畱

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何焯曰釋畢註魏种而用之皆假以懷四方之士於時宿儒
世胄大批多在河北漢南也許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卽
指此類

向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

兵屯沛遺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侯康曰蜀志繫此事於董承死後此則在承死前袁紀同故
通鑑考異謂蜀志誤關公傳亦敍先主殺車胄於建安五年
前與此紀及袁紀合然羅意先主本與董承等密謀誅曹操
假使其謀未洩必不先背曹操殺車胄恐當以先主傳爲是
而餘皆誤錢大昭曰此沛國劉岱亦字公山非劉繇兄也

東萊劉岱卒于建安三年

汪孫盛魏氏春秋云

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

五年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

水經渠水注云渠水又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又
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之
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稍前依
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今戰不利紹進臨官
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卽中牟臺也今
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基並存

注習鑿齒漢晉春秋曰

隋書經籍志漢晉春秋四十七卷晉榮陽太守習鑿齒撰

時公兵不滿萬注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

何焯曰上固云分營與相當矣則此但指自將之親兵也然
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其實

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

破之備走遂破辟屯

按此事亦見蜀先主傳然前於建安元年書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殺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太祖甚軍討破之斬辟邵等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盡降其眾是抑或別有一劉辟也

大破瓊等皆斬之注公意欲不殺又明日鑿干鏡此益不忘人

邵晉書曰靈帝時瓊爲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圍八校尉之一故欲活之趙一清曰鑿鏡不忘謂無異也

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邵高覽攻曹洪

潘倉曰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張邵高獎舉事立功李善注

魏志高覽此云高獎益有二名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

沈欽韓曰一統志倉亭津在曹州府范縣東古大河濟渡處今湮方輿紀要又有倉亭在大名府南樂縣西二十五里其地有倉帝陵及造書臺因以名按與紹相持處正在黎陽白

馬開當是南樂之倉亭也

七年公軍謀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按黃初六年亦有此舉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冢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酌處操本微素

嘗候于玄之白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子操感知己後

經玄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約言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酌車過三步痕痛勿忘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悽愴致祭以申宿懷據此則非遣使矣

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實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按此言窺虎而晉書王獻之傳以避唐譚改爲窺豹今人遂但知窺豹矣

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注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

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於再期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

殿本考證云明年九月明記女還然後進軍則其成禮於此甚

時必矣操譚烏得與之論禮哉姜辰英曰譚尚兄弟爲仇豈知此禮魏武欲乘其亂而取豈復暇顧忌名教裴駿殊迂

九年春正月濟河退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水經淇水注云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運故時人謂其處爲枋頭

二月尚復攻譚畱蘇由審配守鄆

潘倉曰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將軍蘇游反爲內應李善注

與山同

自將擊敗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

何焯曰破楷則高幹并州之援北斷拔邯鄲則袁熙幽州之

援東絕擊楷必自將者運道不通則堅城大眾有自潰之勢

所係尤大也

注沮音菹河朔間今猶有此姓

紀文達師曰裴注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

引證故實故於此沮鵠特注沮音菹又如擴平字則引續漢

書郡國志注擴平縣名屬漁陽郡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

與楚戰築甬道贊旒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

釋位字則引左傳致屈字則引詩綏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則

皆引書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至蜀志郤正傳釋誨一篇句

何引古事爲注至連數簡又如彭兼傳之革不訓老華佗傳

之革本似專秦宓傳之棘革異文少帝紀之叟更異字亦開

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

其姓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纏字之類

亦間有之蓋欲爲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許

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爲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

所不傳者尙一一見其厓略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云

何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

保祁山

錢大昕曰尚懼下應有遺字按袁紹傳有顧祖禹曰藍嵯

山在彰德府城西晉書注安陽境有藍嵯山後漢書袁尚

保藍口蓋藍山之口也或謂之祁山諸葛公謂曹操危於祁

連者蓋卽藍口之戰云

盡發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

魏武帝集破袁尚上事曰臣前上言邀賊袁尚還卽厲精銳

計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披堅執銳朱

旗震耀虎士雷謨望旗眩睛闇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

尚單騎遁走捐棄僞節銳鋒大將軍郝鄉侯印一枚兜鍪

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鞬不可勝數

鄴定公臨紀紹臺哭之流涕注孫盛云夫匱怨友人前哲所恥

祝駿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

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唐庚曰劉項受命懷王約爲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爲盟主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爲失哉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

按下十三年云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公爲丞相

又十八年云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加

九錫又二十一年云天子進公爵爲魏王書法並同而後漢

書獻帝紀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一則曰曹操自爲丞相一則曰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

蓋陳志作於范書前且百餘年不能無所回護范書脩於宋

時已隔兩朝可以據事直書其所值之時不同也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注 魏書曰公攻

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厲時破陷

趙一清曰鄴雖破而譚猶擾其東故必斬譚而後書冀州平

英雄記云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

馬上舞

禁厚葬

宋書禮志云漢以後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嚴禁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公圓壺關二月拔之幹遂走荊州

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五云潞州城漢壺關縣也上黨記曰曹公之圍壺關起土山於西城內築界城以遮之又縣東南有曹公壘改高幹所築

鑿渠自呼沱入泝水名平虧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趙一清曰後漢書光武紀注呼沱河舊在饒陽南魏太祖因饒河故瀆使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渠水經鮑邱水注引陳壽魏志曰曹太祖從泃口鑿渠壅雍奴泉州以通河海濡水注曰濡水自雍奴縣承鮑邱水東出謂之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世謂之新河陳壽魏志以通河海也道元兩引陳志俱有河海字與今書不同河即呼沱

河也

三國志荀譖卷一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宿于還都

趙一清曰袁譚既死尚熙適遁尚有高幹偏強肘腋既斬幹而袁氏親屬盡矣乃始經營鄴都也

任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

姜宸英曰士大夫將士也見李廣傳 趙一清曰邴原傳注

引原別傳亦有此稱

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墜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

水經濡水注云盧龍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青龍庫龍之險峻坂礪折故有九嶺之名盧龍故城魏武征蹋頓所築也顧祖禹曰白檀縣在密雲縣南漢置屬漁陽郡以縣有白檀山而名後漢廢平岡城在營州西南五百里漢縣爲右北平郡治後廢柳城廢城即營州治也其故城在營州南漢置縣屬遼西郡後漢廢復在今大寧衛東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攝之等

錢大昕曰以烏丸鮮卑傳考之右北平單于乃烏延非能臣

抵之其名能臣氏者則代郡烏丸非右北平也氏與抵音相近

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遠

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乘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水經大遼水注引英雄記云操一戰斬蹋頓首擊倒歟於馬上朴舞又博物志曰龐武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眾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哮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鷹超上王車範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還未至洛陽四十里雞犬皆無鳴吠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水經洹水注云魏武玄武故苑舊有玄武池以肆舟楫有漁梁釣臺竹木灌叢今池林絕城略無遺跡

樊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後漢書獻帝紀云曹操自爲丞相又百官志注董卓自太尉進爲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爲丞相御史大夫則罷三公官郤慮免不復補矣

注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

後漢書徐璆傳作字孟玉疑此平字誤

又璆得術鑿致之漢朝

北齊書辛術傳云術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鄰邑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送於建鄴歷宋齊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